

# 叶辛中篇小说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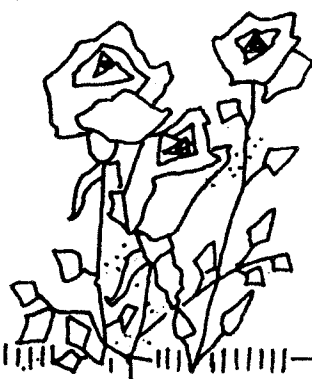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# 叶辛中篇小说选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戴美莹  
技术设计 薛楠  
封面设计 钱大喜

叶辛中篇小说选

叶辛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297千字 插页2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15,000

书号10115·464 定价 1.16 元

---

## 内 容 简 介

本书为著名青年作家叶辛所著，共选入了《同样是收获季节》、《山乡纪事》、《风中的雏鸟》、《带露的玫瑰》、《追回的青春》、《当年的友谊》等六部中篇小说。其中，除《风中的雏鸟》是描写儿童题材，其余诸篇都是反映青年爱情等生活题材的。这些作品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，通过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和细腻的人物刻画，生动体现了当代青年的理想、追求和精神风貌。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同样是收获季节····· | ( 1 )  |
| 山乡纪事·····    | ( 78 ) |
| 风中的雏鸟·····   | (135)  |
| 带露的玫瑰·····   | (211)  |
| 追回的青春·····   | (279)  |
| 当年的友谊·····   | (374)  |

## 同样是收获季节

从猫跳河谷里吹来的风，扬起了马车道上的尘沙，纷纷扬扬的细灰，把干燥的空气都搅混了。西天边一片火烧云，亮得烁人眼睛，煞是好看。

香菊瞅了一眼那片眩目的云霞，解下围裙，拍打着肩头、背脊、大腿上的泥灰，跨上了田埂，离开了油菜子结得饱满丰实的责任田。

“晚烧半个月。”她想起了这么一句老俗话，落心地朝沙鹅寨上走去。还要晴半个多月呢，不怕丰收了的菜子和麦子收不进屋。

拢寨的时候，暮色浓了。寨前屋后园子里那些给蔬菜淋粪的寨邻乡亲，影影绰绰的，已经看不很分明。

香菊推开了青石板铺砌的院坝里那扇竹枝小门，刚要跨进去，从屋前台阶上下来一个人，吓了她一跳。

“光炳叔……你……”香菊瞅着他，迟疑地搭讪着。

“噢，香菊啊！”吴光炳的声调有些不自然，目光下垂、停留在香菊那双缀着两朵白絮的黑布鞋上。

香菊的浑身都不自在起来，呵，还是在她当姑娘时，吴光炳跑到她的老家鸭池寨，不也用这样的目光瞅过她嘛！后来呢，后来经吴光炳的撮合说媒，她就嫁给了如今已死去一年的林贵。这会儿，多久不见的吴光炳又用这样的目光瞅她，是不是又给她私底下找了人家？

香菊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，勉强朝吴光炳点个头：

“都是晚饭时分了，不吃了就走啊？”

“不罗，香菊！”自从实行了责任制，很少再在腰眼里扎根稻草绳顺着田埂闲逛的吴光炳，陡然用大大的嗓门应道：

“县头派下了工作干部，大队研究，让他在你家搭伙食，我陪着那干部来。趁这会儿还见亮，腿勤点赶回去。”

吴光炳一边说话，一边直眯眼睛，嘴角咧开，笑微微的。

香菊的惶惑倏然消失了，吴光炳不是来跟她提那个恼人的话题的，她也坦然地笑笑，预备顺口说几句客气话，就进屋头去。不料吴光炳走近她身旁，悄声低语地凑着她耳朵，说：

“不是哪家都嫌弃工作干部吗？把这人派在你家，叫他天天在你家的责任田里干活路，添了你家劳力，又收住他的骨头。嘿嘿！”

吴光炳轻声一笑，使劲把竹枝编的院坝小门开大，一步跨了出去，消失在浓重的暮色里。

香菊愣怔了一下，没有马上进屋。县上的工作干部，又跑下来干啥呢？公社里的专职农业干部，吴光炳这样的大队干部，在实行了责任制以后，都一头扎在自家承包的责任田里，县上的干部还下乡来干啥？又是来抓“方向路线”、“资本道路”，上管天文地理，下管鸡毛蒜皮？活见鬼罗！吴光炳也真是的，瞧着她公婆好说话，也不问一声，就把人领来罗。这屋头，劳力是缺着点儿，但也不稀罕县头的干部来相助啊！县上的那些干部，有几个是当得真正庄稼汉子的？！真是的，屋头添一张嘴，每天只收他一斤粮票四角钱，哪一顿

不需多个心眼加盘菜啊！

想着，香菊迈大了步子，跨上了台阶，“咚”一声推开了堂屋的门。

屋里黑咕隆咚的，香菊的眼睛一时没适应过来，朗声问：

“咋个不点盏灯？”

“来干部罗！”屋角落长板凳上，她公公的嗓门有些嘶哑地应着。香菊看到地上有一小点亮，晓得阿公又在抽那杆足有四尺长的油黑烟杆了。香菊一转脸，也感觉到屋中央板凳上有个人仰起脸来了。

“小篮儿呢？”香菊又问一声。

“白天要得凶，回家刨了碗饭，卧倒就睡熟了。”从灶屋里，传来阿婆的嗓音。

香菊嗅嗅鼻子，闻到一股喷香的炒鸡蛋味儿。她三脚并作两步走进灶屋，轻声问阿婆：“晓得这人来干啥？就用鸡蛋招待他呀？让他吃饱了，生精神来挑我们的刺，训斥我们？”

阿婆一边盛起炒蛋，一边摇头：“不会这么缺德呗……”

“不会！我见得多罗。”香菊的嗓门大了点，她抓过一盏煤油灯，从灶孔里夹起一细枝火焰，点燃了，用巴掌挡着风，端进堂屋里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阿婆，我摆桌子吃饭了。”

“要得嘛，香菊，你也累罗，早吃早歇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走进堂屋里的香菊发出一声尖叫，手中的煤油灯，“哐当”一声跌落在地上。

阿婆慌得连忙端下油锅，高声问：“哪个搞的呀？脚下留点神嘛，绊着门槛了吗？绊痛了吗？”

一迭连声的发问，就是不见香菊回话。阿婆刚想转身去

堂屋看看，香菊气喘吁吁地退进了灶屋，脸色惨白，两眼瞪得老大，一把拉住了阿婆，问：

“坡上挖来的蕨薹、苦蒿还有吗？”

“有啊……那是挖来泡酸菜、换口味的。”

“拿来煮上……”

“干啥呀，又不是前几年，用这些野菜抵饿。今天有客，我煮了一大锅白米饭，还煮那干啥？”

“给客人喝！”香菊一咬牙，忿忿地说。

“哪里有这种规矩啊！”阿婆更诧异了，翻起双眼，直是盯着媳妇：“莫说这年头日子好过罗，就是前些年不好过，也不能让客人跟着我们受罪……”

“就是要叫他受罪，他、他不配吃白米饭！”香菊几乎是狂叫一般嚷着：“他要吃不下，就请他走……”

“哎唷唷，哎唷唷！”平时知书达理、温顺贤惠的媳妇说出这种话来，并且一点也不忌讳客人听见，使得阿婆发出一连声的惊呼。阿婆大瞪着眼瞅媳妇，怕媳妇今天受了啥刺激，说话失了分寸，一面还在念叨：“要不得啊，香菊，说齐天道齐地，人家是县上下来的干部哩……”

“我管他干布湿布的，老百姓只晓得量体裁衣过日子……”香菊拉直了嗓门只叫了两句，急速地一个转身，跑进了小篮儿熟睡的卧室，一头扑倒在被窝上。

阿婆只从那摇曳的煤油灯光影里，依稀看到媳妇的双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。阿婆呆痴痴伫立着，不知所措了。

香菊这一闹，晚饭桌上阿婆整出的菜肴，都失了光彩，诱人食欲的饭菜香味也仿佛跑了。尴尬窘迫的气氛是难免

的，煤油灯光焰里，那三十来岁、年轻轻的县农业局干部，埋着头，只顾着刨饭。两位老人都有些隐隐的不安，用满腹狐疑的目光瞅着这个惹得媳妇发脾气的陌生人。

他叫什么呀，光炳兄弟来的时候，好象是介绍过，不过两位老人耳朵背，记性又不好，转个身工夫，就把没听明白的姓忘了。反正是县上来的工作干部，管他姓甚名啥哟。

工作干部不是个聋子，香菊的话他句句都听得明。从他那满脸的歉疚之色和下垂的眼睑，看得出这眉清目秀的汉子也上了心事，只吃了两碗饭，就搁了筷子，用被憋住了般的嗓音说：

“领我找个歇处吧。”

声气是哀求的、可怜的。老汉搁下碗筷，慢条斯理地站起来，从搁板上拿过一小盏药水瓶子改装成的煤油灯，就着饭桌上的那盏点燃了，领头走进了槛子门。工作干部一步不舍地跟在老汉身后。

阿婆三下两下把碗底的饭粒刨净，瘪着嘴咀嚼着，用少有的利索，走进了漆黑一片的媳妇屋头。

走近床前，阿婆惊愕得不敢出声了，脑壳埋在被窝里的香菊，肩膀耸动着，竟然在啜泣。

阿婆悄悄挨着床沿坐下，颤巍巍伸出一只手，搭上媳妇抽动的肩膀，轻轻地摩挲着。

香菊的啜泣渐渐停息了，肩膀的抽动也不那么剧烈了。阿婆感觉到，自己那只搭上媳妇肩头的手，被媳妇一双粗糙的、温暖的大手抓住了，紧紧地抓在掌心里。

“香菊，你认得他？”

“认得，烧成灰我都认得这个人！”香菊怒冲冲的。

“哪里来的这么大仇气呀，香菊。”

“这个人不但遭恨，鸭池寨人恨不能张嘴咬他呢！”

“为的啥呀？”阿婆又惊恐又不安地问。

“为的啥，就为的他的所作所为！”香菊恼恨得紧咬着牙，呼地一下在床沿上坐了起来。

“他下到你们鸭池寨，干过哪些坏事呀？”阿婆明白了，媳妇说的，是她出嫁前的事儿。

“还记得啵，阿婆，嫁林贵前，我是鸭池寨的队长……”

“都说你是能人哪！”

“能人？能人都当不下那个‘官’。”香菊双手抚住阿婆的肩头，轻声细气地给阿婆讲了起来。

六年前，一九七五年的春末夏初，也是油菜结子收麦忙的节气，鸭池寨同今天的沙鹅寨一样，油菜子获得了少见的大丰收，香菊核算了一下，收下的菜子，比原先的预计要增加百分之四十二，多年吃着老烟菜蘸辣椒水的鸭池寨人，都喜吟吟地说，这会儿满能炸一顿油果果吃罗。当着生产队长的香菊，早谋算了，榨油房离鸭池寨远，爬坡翻坝子，要走十几里地。干脆，趁着这丰收年成，在猫跳河边修个榨油房，既方便了团转村寨的乡亲，又增加鸭池寨的收入，多好的事哪！满寨老幼都赞成。可这事情全坏在他这个黎焕书头上。

说到这儿，香菊刚平息的怒火又升了起来：“这个县头派下来抓春耕、促双抢的工作干部黎焕书，和着公社一两个人，把增产百分之四十二，向上报说是增产一倍，硬逼着鸭池寨人，把油菜子统统上交。还嚷嚷着说，建榨油房，是梦想发财致富，走资本主义道路！鸭池寨人不服啊。阿婆，大伙都推着我说，你是队长，你去找找那个黎焕书，向他求求

情吧！阿婆，在那年头，农民有啥办法，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他，当真是求他呀，只差磕头下跪了。可他不但听我求，还恶狠狠地喊，要揪我去游街，拖我去挂牌子，剪阴阳头……”

“哼，一个斯斯文文的汉子，真看不出，还那么凶恶！”阿婆感觉到媳妇的眼泪滴在自己的手背上，体会得到媳妇的愤怒和委屈。

屋里一阵沉默。从没关的窗户里，悠悠然飘飞进一只萤火虫，象一颗星似地闪动着。

阿婆叹了口气，柔声细气地说：“只不过，流走的水终究流走罗！都是过去的事，不翻陈年老皇历了。那年头，哪一个工作干部不是这样呢，听说，他们也是照上头的意思在干。香菊啊，你莫怄气，伤了身子，犯不着呀！”

慈祥的阿婆毕竟是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和磨难的，她没咋个怪人，倒先宽宥了人家。

香菊不吭气了，纹丝儿不动地坐着出神。

阿婆的手轻轻扯一下香菊的衣袖：“吃饭吧，你累了一天，吃过饭早点歇。”

“不饿。”香菊摇了摇头，只答了两个字，仍坐着不动，木呆呆的。

“香菊，今年是吃二十八、还是二十九的饭了？”

“三十罗，阿婆！你问这干啥？”

“你光炳叔陪着那工作干部来，又提那个话题了。”阿婆轻声吁了口气，压低了嗓门，说：“提的是他亲侄儿敏生。你莫打岔，听我讲完，敏生这小伙，倒是我们亲眼看着长大的，人还憨实本分，只因为前几年得罪了学小靳庄宣传队，

抓去蹲了两年牢，名声就此坏了，一直没讨到婆娘。”

随着阿婆的说话声气，香菊的眼面前浮现出一个黑壮粗实的汉子，朝她露着笑脸。哦，林贵不幸死了之后，在坡上，在山垆垆里，在树林子里，他只要撞见香菊，总那么笑着，还主动帮香菊砍柴、割草、背沉甸甸的背篋。

香菊象要挥手驱赶这个形象般，拖长了声调说：

“阿婆，我陪着你们两个老人……”

“啥话！”阿婆的声气好正经：“老汉会编囤箩、提篮，我也喂得猪婆鸭婆，在这年头饿不死、冻不着。要紧的是你，一个妇道人家，年轻轻的，还有小篮儿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哩！光炳兄弟说得也在理，敏生是沙鹅寨上的人，你和他合了灶，我和老汉真有个三痛两病，一声喊还能叫得应。到时敏生不致会嫌弃我们。香菊哟，林贵去了之后，这屋头也难为你了，我们晓得你心里苦……”

“阿婆……”

“当真的，香菊，我要同你讲的，就这话。”阿婆离开床沿，一面往外走一面说：“你真不饿吗？吃不下饭，我给你下一碗面条端来……”

阿婆带着她的关切、带着她的温顺走出去了。

香菊仍泥塑木雕般呆坐着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追随着那飞来飘去游移不定的萤火虫子。

屋头，还是黑洞洞的。

黑洞洞的屋头，靠壁一张竹笆床，黎焕书躺在床上，不住地翻身、屈腿、伸手臂。身下的竹笆发出“吱嘎嘎、吱嘎嘎”的响声。

他没有想到，这次主动要求到沙鹅寨来，会遭到这么大的冷遇。更没想到，他会在沙鹅寨，遇见香菊！而且就被安排在香菊家里吃住。天哪，这是不是命运在同他开玩笑！

煤油灯摇曳的火焰，那么淡薄、那么昏黄，但香菊端着煤油灯踏进堂屋那一瞬间，他还是清楚地看见了她。

是她，是她！一点没错，这是香菊，是鸭池寨的生产队长，是他的同学，是他黎焕书一度深切相爱的香菊，是他在苦梦中怀着歉疚和悔恨的心情、无数次思念过的香菊。她还是那么个身材，那么张圆圆、甜甜的，透着特有的红润的脸。只是，这张脸成熟多了，额头上，还有了细丝般的皱纹。只有他能发现她的这种变化。

香菊让阿婆搅野菜糊糊给他喝的话，几乎是下逐客令般的嚷嚷，如针扎一般刺在他心上。要是换一户人家这么待他，他早背起铺盖卷跨出门槛了。不知为啥，他却仍坐着没动，吃过了那顿难堪的晚饭，还提出找歇处。他的那句话是可怜的、含糊的、也是试探性的：“领我找个歇处吧！”他吃两碗饭的时间，只想出了这么句话。

如果两个老人也同香菊一样，不欢迎他住下，那么自会把他送回大队，或是领进其他农户。如果两位老人能宽容他，自然会指铺位给他。

他是感激阿公的，这个自从他进门后没说过三句话的老汉，把他领到现在的铺位前，指了指竹笆床，搁下煤油灯，就退出去了。

这么说，老爹并不象香菊一般见识。或者说，老爹并没受香菊气恼的感染，仍把他看作县上派下来的工作干部。

一早从县城出发，搭的是煤车，拐进山路之后，又搭了

一段马车，最后还步行了二十多里，才走到鸭池寨。黎焕书确确实实是累了，从大队走到香菊家，他不客气地让光炳同志替他扛着铺盖卷。到香菊家坐下，在没啥倚靠的板凳上，他疲倦得直想勾脑壳。可这会儿，舒坦地躺倒在竹笆床上，他反倒睡不着了，神经特别兴奋。

光炳同志在院坝里招呼香菊的时候，他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，什么？他闯进香菊的婆家来了！他正想否定这种想法，乡间叫香菊的妇女多着哪，哪会是她呀！香菊答话的嗓音清楚地告诉他，这是她，就是她。

这么说，进屋后光炳同志和两位老人讲起他们守寡的儿媳的事，就是香菊的事。这么说，香菊的丈夫已经不幸早逝了。呵，只几年工夫，人世间的变迁竟是那么大呀！

黎焕书的眼前老是闪着香菊的面庞，那惊骇无比的眼睛，那忿忿的声气也仿佛在他耳畔回响。

堂屋里，传来两个老人叽叽咕咕的低语声，话说得不少，可隔着两层壁，黎焕书一句也听不分明。

两位老人在说啥呢？是议论他的举止，还是议论香菊的反常，或是，香菊已把认识他的往事，跟两位老人说了？真说了，两位老人会不会朝外撵他呢？

想到这，黎焕书身上竟渗出了冷汗。他翻了个身，竹笆床又“吱嘎嘎”响了起来。与这同时，他听到了脚步声，响到他门前来了。是谁呢？老汉？阿婆？还是……黎焕书支起身子，想朝门外望。可惜，乌漆墨黑的，啥也不见。这家人真怪，寨子上明明通了电，家家户户都有电灯，他家偏不点，要点煤油灯。黎焕书丧气地躺了下去，不争气的床又“吱嘎嘎”响了。

“还没睡啊！”

是老汉的声气。出于礼貌和尊重，黎焕书赶紧坐起身子：

“是罗，老爹！新换一个歇处，睡不着。”

“常事，常事。”老汉说着迈进了屋，嘴里咂巴的叶子烟一闪一灭的烟头，一直亮到床跟前，身子在黎焕书的床沿上，重重地坐下了。“小伙子，二十好几罗？”

“三十一啦！”

“噢，年轻、年轻，看你不上三十的样子。婆娘娃儿都在县上？”

“呃……老爹，我还没成家哩！”

“哦，对罗！看我这记性，城头的青年，兴晚婚哟……你和香菊，原先相识？”

黎焕书顿时紧张起来，没想到，不声不响的老汉，这么敏感！他是猜出来的，还是听了香菊说？他怔了一下，喉咙里象吞了一只大核桃：

“唉，老爹，我和香菊打过交道！”

“在几年前当工作组下鸭池寨的时候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闹得很凶吧？”

“不轻……”黎焕书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他不知老爹是随口聊聊呢，还是有意识盘问，愈来愈被动了。

“唉，那年头，这种事也常听说，工作组和山寨农民闹。”老汉象挺谅解似地说，“硬是怪呢，我年轻时候，正逢清匪反霸闹土改，寨子上也来工作队，那些工作干部，年岁不比你大，可说出话来，句句对农民的心思！工作队说声开会，

穷苦百姓光着脚板，踩着路上的冰凌，跑得好欢哪！前些年就不同了，来的工作组，今天说割尾巴，明天喊堵路，后天又弄人来斗，硬是把人整寒心罗！”

黎焕书听得出来，老汉的话音里，透着深深的惋惜。他也情不自禁地吁了一口气，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沉默。

黎焕书回不出话来，更找不到话题讲。他聚精会神地坐着，双手抱着膝，全神贯注地应付着老汉的话，老汉一不说话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气氛就有些紧张。

“巴哒巴哒！”老汉使劲地掀动嘴唇，咂巴着叶子烟。兰花烟那浓烈冲鼻的辣味儿，直灌进黎焕书的鼻子，他憋不住，连打了几个喷嚏。刚摸出手帕来拭鼻尖，老汉从嘴里拔出烟杆，又问话了：

“哥子你这回来沙鹅寨，咋不喊人开会？”

“要开的。”黎焕书随口答道。

“上头又有啥新道道……不不，又有啥新……新精神么？”老汉的问话比原先急了。

黎焕书注意到老汉急迫的声气，感觉到老汉的问话中还有话了，他小心翼翼地答：

“没得呀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年前说过的话，算数？”

黎焕书不知年前公社的干部给僻远山寨上的农民们讲了啥，不过他还是答：

“党说过的话，全算数！”

“不变卦？”老汉又追问一句。

“不变！”黎焕书肯定地答。他开始领悟到老汉坐到床边